

# 论秦咸阳城布局形制及其相关问题

刘庆柱

在秦文化研究中,秦咸阳城布局形制是个重要课题,七十年代以来,在秦都咸阳遗址考古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基础上,秦咸阳城布局形制问题的研究也提上了日程,并为学术界越来越重视。本文想就秦咸阳城布局形制及其相关问题作一探讨。

## 一、秦咸阳城问题

目前关于秦咸阳城的研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咸阳都城南靠渭水,因为渭水不断北移,故城遗址受到冲决,目前已看不到城址的踪迹”<sup>[1]</sup>。因此,关于秦咸阳城的布局形制研究“只能依据文献以及其它考古资料来作推断”<sup>[2]</sup>。若此,目前开展的秦咸阳城址的田野考古工作将成为无的放矢。

我认为秦咸阳城是否因渭河北移而被冲决,以至“看不到城址的踪迹”,这涉及到秦咸阳城的地望和范围,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谈得上秦咸阳城是否因渭河北移而全部冲毁还是部分冲毁。若是后者,还要弄清城址冲毁了多少、保存多少。

关于秦咸阳城地望和范围,文献记载颇多。

《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卷二十七下之上载:“文惠王初都咸阳,广大宫室,南临渭,北临泾,思心失,逆土气”。

《水经注·渭水》卷八载:成国故渠“又东迳哀帝义陵南,又惠帝安陵南,陵北有安陵县故城也。……渠侧有杜邮亭,又东迳渭城北。……又东迳长陵南。”“渭城”即秦咸阳

城<sup>[3]</sup>。

据上记载,秦咸阳城位于渭水之北、泾水之南。详而言之,成国故渠在其北,渭河在其南,高祖长陵在其东,杜邮亭在其西。

成国渠故道在咸阳原北部有断断续续的遗迹,它和今咸阳原北边的渭惠渠平行,在渭惠南,约于450米等高线以南附近。

关于渭河河道多有变化。《汉书·文帝纪》卷四,苏林注:渭桥“在长安北三里”。经考古钻探获知,汉长安城横门之外的横桥大道,由横门向北1250米,再北则不见路土,多为淤沙堆积<sup>[4]</sup>。上述古代路土的长度,与文献记载渭桥与汉长安城南北距离是一致的<sup>[5]</sup>。汉长安城横门遗址在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乡相小堡村西50米,秦汉时代渭河故道应在今相小堡村北1250米。当时这里的渭河宽度,与其上的渭桥长度应相近。《水经注·渭水》卷八引《三辅黄图》载:横桥即秦渭桥)长“南北三百八十步”,折今524.4米<sup>[6]</sup>。考虑到渭河北移情况,秦咸阳城南界距渭河北岸应多于汉长安城距渭河南岸的1250米,假设它在1500米左右,这就是说,秦咸阳故城与汉长安城之间南北距离约在3275米左右。

秦咸阳城东界在汉高祖长陵以南,长陵在今咸阳市渭城区韩家湾乡怡魏村,其南为柏家咀村。由此向东为一低洼地带,即文献所载周氏陂<sup>[7]</sup>,亦即秦之兰池<sup>[8]</sup>。

秦咸阳城西界在杜邮亭以东。关于杜邮亭的地望,《咸阳县志》卷一、川原条载:渭

水“直趋治城之学道门，门东为五神庙，南岸为段村与河口交界处，白马河来会，过城五里至硷滩村，南岸为邵家村，丰水入焉。又东三里许迳白起茔，南岸即沙梁村，村东有稻河入焉，又东有漆河亦来入，又东即杜邮亭，汉西渭桥在焉，亭东五六里即故渭城，又东十五里过窑店”。渭河南岸漆渠河今尚在，位于沙岭村东约 500 米，它于航校农场以西 750 米处入渭，与此南北相对的渭河北岸为石家堡，其东邻摆旗寨。故推断杜邮亭应在摆旗寨附近。唐咸阳城筑于杜邮故地，摆旗寨附近发现不少唐代遗物，这或与此地曾为唐咸阳城故址有关<sup>⑧</sup>。

关于杜邮亭与秦咸阳城的距离，有两条文献记载，说法不一。一说“十里”<sup>⑨</sup>，一说“七里”<sup>⑩</sup>。秦汉时代“十”、“七”二字形近，容易混淆。据前引《咸阳县志》所载，杜邮亭在渭城(即秦咸阳城)以西五六里(约 2500—3000 米)从今摆旗寨向东 2500—3000 米处，适于今渭城湾以东一带，约在今长陵车站附近。地名“渭城湾”亦当与渭城有关。又据考古调查发现这一带有大量而密集的秦手工业作坊遗址。因此我认为杜邮亭与秦咸阳城距离应以“七里”之说较妥。秦汉七里折今 2898 米。若此则秦咸阳城西界应在今长陵车站附近<sup>⑪</sup>。

据上所述，秦咸阳城的范围东自柏家咀村，西至长陵车站附近，北起成国渠故道，南到汉长安城遗址以北约 3275 米。(因渭河北移，今渭河北岸距汉长安城遗址北部约 6500 米，估计原来秦咸阳城南部，约有南北 3225 米宽的地段已被河水冲毁。)推断秦咸阳城东西约 7200 米，南北约 6700 米。在上述范围之内，近三十年来，考古工作者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勘察和发掘，发现了大量与秦咸阳城密切相关的各类遗址、遗迹，出土和采集了反映秦咸阳城的历史遗物数千件，它们从考古学角度，为上述有关秦咸阳城故

址地望和范围的推测提供了佐证<sup>⑫</sup>。

秦咸阳城考古工作已开展多年，但至今还未勘察到大城城墙遗迹<sup>⑬</sup>，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秦咸阳城有无城墙(大城城墙)问题。从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都城情况和秦文化本身发展，以及文献有关记载来看，我认为秦咸阳城当时筑有城墙(大城城墙)。第一、从考古材料看，就关中地区而言早于秦咸阳城的秦雍城和栎阳城，晚于秦咸阳城的汉长安城，它们均有夯筑的城墙(即大城城墙)。与秦咸阳城同时的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都城也均筑有郭城城墙。因此，不论从地域文化的纵向沿袭发展来看，还是就战时代同时期横向的列国文化相互影响而言，秦咸阳城都应筑有大城城墙。第二、不少历史文献记载秦咸阳城有城墙(系大城城墙)，如《史记·滑稽列传》卷一二六载：“二世立，又欲漆其城，优旃曰：‘善。主上虽无言，臣固将请之。漆城虽于百姓愁费，然佳哉！漆城荡荡，寇来不能上，即欲就之，易为漆耳，顾难为荫室。’于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二世继秦始皇而立，仍都咸阳，欲漆之城乃咸阳城。此系大城，非其宫城，后者文献称“宫廷”或“咸阳宫”，关于这点后面我将详述。

秦咸阳城城墙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有待考古工作者的努力。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田野考古中，有些遗迹现象(包括城址中的城墙遗迹等)现在甚或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未能发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等于它们不存在。

## 二、宫城——咸阳宫问题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秦都咸阳筑有宫城，但关于宫城名称说法不一、位置争议颇大。

关于秦咸阳城之宫城的名称问题。

《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作为冀阙宫廷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此处“宫廷”即

秦国首都咸阳城中的王宫，自秦国统治者迁都咸阳后，它一直为秦的历代国君的大朝之地，秦始皇时在渭南修筑朝宫—阿房宫，就是想取代渭北的朝宫—“先王之宫廷”<sup>①</sup>。此处作为王宫或皇宫使用的“宫廷”之名应即“咸阳宫”。秦王或秦皇接见各诸侯国使臣、贵宾<sup>②</sup>，为皇帝祝寿举行盛大国宴<sup>③</sup>，与群臣决定国家大事都在咸阳宫中进行<sup>④</sup>。因此《三辅黄图》称咸阳宫“以则紫宫，象帝居”。

关于宫城——咸阳宫位置问题。

《太平寰宇记》卷二十五载：“长安，盖古乡聚名，在渭水南，隔渭水北对秦咸阳宫，汉于其地筑未央宫”。咸阳宫在渭水之北，它与汉未央宫南北相对，经考古勘查，未央宫地望已究明，它位于今西安市未央区未央宫乡西部，包括马寨、大刘寨、小刘寨、柯家寨、周家河湾和卢家口等村庄<sup>⑤</sup>。未央宫遗址隔渭河北对之地即今咸阳市渭城区窑店镇以东的东龙村和崔家村，以及二村之北，咸阳原边的牛羊村和姬家道。

又据《三辅黄图》载：“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sup>⑥</sup>。《说文》载：“陵，大自也”。又载：“自”，大陆山无石者”。北陵应即咸阳北部的原地—咸阳原。在秦咸阳城北界(成国渠故道)以南，南对汉未央宫遗址的咸阳原上，即牛羊村、姬家道所在地，我认为咸阳宫就在这里。

咸阳宫作为宫城，四面各辟宫门<sup>⑦</sup>。文献记载的“棘门”即应为秦咸阳城宫城的宫门之一<sup>⑧</sup>。关于棘门地望，《长安志》卷十三、咸阳县条载：“棘门在县东北十八里”。《长安志》里程用大程，每里折今545米<sup>⑨</sup>。唐宋咸阳城均在今咸阳市渭城区摆旗寨附近，棘门应在其东北9810米(545×18)，当在今牛羊村与姬家道之间。其处恰与今西安市未央区六村堡乡相小堡村(横门遗址所在地)南北相对，这与棘门“在横门外”的记载也是相符的<sup>⑩</sup>。

汉魏时代，横门距渭河之南约1245米。汉唐以来，渭河河道呈由南向北移动趋势。唐代渭河距横门较汉魏时代会更北些。关于唐代渭河在秦咸阳城址与汉长安城址之间的河道移动情况，我们还不清楚，但距此不远的东部渭河河道变迁情况，可以作为参照。考古工作者在汉长安城遗址以东的耿镇发掘了唐东渭桥遗址，此桥址在今渭河以南2500米<sup>⑪</sup>。这就是说，西安市北部一段渭河，唐代至今河道北移了2500米。如上所述，汉魏时代横门在渭河以南1245米，今渭河在横门遗址北4875米，汉魏至今渭河北移了3630米，唐代渭河应在横门遗址以北2375米。《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之《正义》引《括地志》载：棘门在渭河北“十余里”，若以“十里”计算(按大程)，折今5450米，加上唐代横门遗址与渭河间距离(2375米)和渭河宽度以秦汉渭桥和唐东渭桥长度为参考，约525米)，棘门应在横六遗址以北约8350米，恰好位于今牛羊村一带。

考古工作者在牛羊村附近的咸阳原上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发现了大面积秦宫殿建筑遗址，并且发掘了三座重要的秦宫殿建筑遗址，在其周围勘探出夯筑墙基。北墙基位于牛羊村至姬家道北原之上，东西长843米，墙基距地表深1.4—2.2米、宽5.5—7.6米、厚约4.6米。南墙基长902米，西墙基长576米，东墙基保存较差。夯土墙基基本构成一个东西向长方形的“城”。为了弄清夯土墙基的时代，在北墙中段进行了试掘，墙基系在秦文化层之中，其中夹有较多战国时期的板瓦、筒瓦残片和少量战国时期的瓦鬲、釜、盆、罐等陶器残片，根据以上遗迹、遗物判断此墙基为战国时代所修筑<sup>⑫</sup>。在这个长方形的夯土墙基范围之内分布有八处秦宫殿建筑遗址，从已发掘的三处秦宫殿建筑遗址的地望、规模、布局和建筑工艺来看，它们无疑是秦宫中的重要建筑物<sup>⑬</sup>。夯土

墙基围绕的长方形范围,位于咸阳原上,也就是文献上所说的“北阪”或“北陵”之地<sup>②</sup>。其与汉未央宫遗址南北相对。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前面探讨的秦咸阳城宫城的宫门一棘门,根据文献记载推断的位置恰在咸阳原上已勘探出的长方形墙基的南墙基附近。长方形墙基即秦咸阳城的宫城—咸阳宫墙基,棘门应为其南宫门,亦可谓南门阙<sup>③</sup>,南宫门称“棘门”似与“以戟为门”有关<sup>④</sup>。

与门相关的是路。考古工作者在长方形宫城遗址以南的东龙村发现一条南北向古代道路,路土宽达50米,路土厚0.3米、距地表深1.4米。路土之下为生土,其上复盖着汉代文化层。路土中的包含物为秦汉时代遗物。此路应为秦汉时代大路<sup>⑤</sup>,它南对汉长安城横门遗址,北对牛羊村附近的长方形宫城遗址,它应是秦时经渭桥北达咸阳宫、南至兴乐宫的南北干道<sup>⑥</sup>。

秦咸阳城的北部原区宫殿很多,考古勘查发现,咸阳原上的秦宫殿建筑遗址分布范围西起窑店镇胡家沟村,东至肖家村乡柏家咀村<sup>⑦</sup>。宫城遗址基本位于上述宫殿建筑遗址区的东西居中位置,这也反映了宫城建筑的重要性。

秦咸阳城大朝之地的宫殿建筑群周围修筑墙垣,形成宫城,应是受到战国时代东方列国都城之中置宫城的影响,它并非沿袭秦国都城本身制度,秦都雍城和栎阳城中均未发现修筑宫城。

考古工作者在秦咸阳城北部的咸阳原上勘探出的宫城,有的学者认为它“不符合事实”,其理由有三:一是“原来秦的咸阳宫与兴乐宫仅一水之隔,建有横桥连通,……咸阳宫不可能远在北边的咸阳原上”。二是“咸阳宫以及咸阳城址已因渭水长期泛滥和不断向北移动而被冲毁”。三是“咸阳原上发现的秦代宫殿建筑,当是秦始皇在城旁扩建的宫殿”<sup>⑧</sup>。对于上述三点及由此得出的结论,我

认为都需要进一步讨论。对此,我的看法是:

第一,不能依据《三辅黄图》所谓“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从而得出“咸阳宫不可能远在北边的咸阳原上”。当时兴乐宫(即汉长乐宫)北距渭河6300米<sup>⑨</sup>,与考古工作者在咸阳原上勘探和发掘的咸阳宫距离渭河相差无几(咸阳宫南距秦汉时代渭河约6580米)。

第二、前已述及,秦咸阳城南北宽约6700米。根据推算,渭水北移冲毁秦咸阳城址南部南北宽约3225米,北部还仍保存有南北宽3475米。因此,不能以“至今尚未发现城址遗迹”为理由,而认为其已被河水全部冲毁。事实上城址遗迹不是“尚未发现”,只是城墙墙基还未勘探出来。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秦咸阳城是不是全部被渭水冲毁,不能由考古工作者至今是否发现了秦咸阳城城墙来决定。当然,若秦咸阳城已被渭水全部冲毁,考古工作者现在就根本无法再去寻找其城墙遗迹了,但是不能反过来说,考古工作者至今没寻找到秦咸阳城城墙,就说明秦咸阳城已被渭水全部冲毁。三十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在秦都咸阳故址发现的大量与秦咸阳城有直接关系的遗迹、遗物正说明了,利用假设的结论(秦咸阳城和咸阳宫已被渭水冲毁,不复存在),而否定已发现的客观存在的秦咸阳城和咸阳宫的遗迹、遗物,必将自相矛盾。

第三、把考古工作者在咸阳原上发现的秦宫殿建筑时代,断定为秦始皇时营建,这与田野考古及其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所得出的结论也是相违背的。秦咸阳城之宫城北宫墙通过考古试掘,已确定其为战国时代修筑<sup>⑩</sup>。秦都咸阳第一、二、三号宫殿建筑遗址的发掘,都已从地层学、器物学上证明了其建于战国时代<sup>⑪</sup>,其中出土遗物通过C14和热释光年代测定所得出的结论也证实了这点<sup>⑫</sup>。至

于说这些宫殿是在“城旁扩建的”，更是缺乏根据的。正如考古工作者们所指出的，它们(秦都咸阳第一、二、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应为秦咸阳宫的构成部分<sup>⑤</sup>。

### 三、手工业作坊区和市场问题

根据现在有的学者关于秦咸阳城布局形制看法认为，秦咸阳城西部为宫城，东部为大城，大城“有市区、手工业以及官僚、地主和一般市民的居住区，是一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sup>⑥</sup>。前面我已谈到，秦咸阳城的宫城不在都城西部，而在其北部。那么其市区、手工业区和居民区是否如上所述在都城东部呢？关于这点，从秦咸阳城的考古勘查和发掘资料可以看出，并非如此。

秦咸阳城的手工业行业已发现的有冶铜、铸铁、砖瓦、陶器和骨器制作作坊遗址。它们绝大部分分布在秦咸阳城西部和西南部。都城手工业基本分为中央、市府和民营三大系统，它们不但产品有所不同，分布地区也不一样。

中央官署控制的手工业主要包括冶铜、铸铁和宫廷建筑材料(砖瓦生产)行业，它们多分布在宫殿区附近，主要在宫殿区西部，如宫城遗址西侧的聂家沟附近就有一处中央官署所辖的、包括制砖瓦、冶铜和铸铁三个行业的大型手工业作坊区遗址。这里遗存有大量铁渣、铁块和黄绿色堆积层，还发现了铸造铜器的陶范残块多件和陶窑四处<sup>⑦</sup>。再如，位于宫殿区以西的胡家沟附近，发现有为宫廷建筑供应砖瓦生产的大面积手工业作坊遗址，窑址数量很多，已勘查出的面积就有7936平方米，它们东西成排，南北成行，布局规整，排列有序<sup>⑧</sup>。

市府和民营手工业作坊，基本聚集于一处。它们主要分布在秦咸阳城的西南部，即今长陵车站附近。这里的手工业生产以民营为主。市府手工业所占比例不大，大概市府

主要职能是管理市亭工商业，生产是其次要任务。在这片作坊遗址内，发现了许多陶窑，附近有数以百计的水井和多处地下排水道。水井三、五成群，排列密集，这里出土的相当数量陶器上戳印有陶文，文字内容反映了陶器生产作坊的性质，它们大多为民营作坊生产。也有少量市府所辖作坊生产的陶器。此处大量水井的发现，除发现了当时手工业作坊规模庞大之外，或许也说明了作为市民居住区的人口之稠密<sup>⑨</sup>。

长陵车站附近，伴随发现大面积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同时，还发现了不少铜器、铁器等“窖藏”，如1961年、1962年和1982年在长陵车站北、南和西南面发现的三处“窖藏”，其中不仅出土物丰富，而且遗物内容十分重要，它们所反映出的问题，对研究秦咸阳城布局有着重要意义。

1961年在长陵车站北边的“窖藏”出土的铜器、铁器重达一千余斤，能辨认出来的器物有铜建筑构件和铜器装饰。其中还有一件完整的关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内容的铜诏版<sup>⑩</sup>。

1962年在长陵车站南面的“窖藏”出土铜器280余件，还有一些铜料，器物中有鉴、罐、鼎、盒、釜等生活用具，矛、矛镞、戈、戈镞、铍、弩机零件等兵器，害、辖、盖弓帽等车马器，带钩、铺首等装饰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铜器共出的还有140枚货币，其中除了3枚秦“半两”外，其余均为关东列国货币，如“安邑二铢”布、平首方肩方足小布、“齐法化”刀、“易”刀、尖首刀、古刀和蚁鼻钱。与上述遗物同时出土的还有秦代统一度量衡的铜诏版3块<sup>⑪</sup>。

1982年在长陵车站西南面“窖藏”出土铜器320件，器物种类有车饰、兵器、构件、生产工具、生活器皿、装饰品、半两钱、铜人像和1件秦诏版<sup>⑫</sup>。

上述三处“窖藏”出土遗物有三点值得注

意:

第一、三处“窖藏”共出土记载有秦代统一度量衡铜诏版5件。铜诏版是镶嵌在铜、铁权上,或钉在木量上的。这种带有诏版的权、量应系市场上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必备信物。

第二、长陵车站南面“窖藏”之中出土的140枚货币中。除3枚秦“半两”外,其余十几种均为关东诸国的钱币,从其数量并不多、种类甚杂来看,它们并非作为财富收藏的,应系作为商业流通的货币,为某商人所持有。只是因为“这些货币多残缺断裂、字文不清”<sup>[4]</sup>,已不使再进入流通领域,所以持有者才将其集中起来。

第三、从三处“窖藏”遗物来看,它们既非珍贵藏品,又不属于弃掉的垃圾。其种类较多,日用器物(包括装饰品和车马器)所占比例甚大,还有不少器物零配件,这些都反映了它们有可能是商人手中的商品。

据上所述,我认为长陵车站三处“窖藏”中的遗物与商业活动有密切关系,又考虑到这里出土了一些市府生产的陶器,因此我推断这里不仅是秦咸阳城的重要手工业作坊区和市民居住区,还是一处商业区。

#### 四、墓区问题

秦咸阳城附近的墓区,可分为帝王陵墓区和市民墓区。

帝王陵墓区,从秦孝公迁都咸阳,到秦二世灭亡,秦的历代帝王陵墓都不在都城之内。秦孝公因为是从栎阳迁都咸阳的,故其死后仍归葬于栎阳东北<sup>[5]</sup>。孝公以后的诸秦王陵墓,分为两大陵区:一在秦咸阳城西北部,距城不远,一在秦咸阳城东南的酈山西麓,距城较远,后者因在都城之东,故又称“东陵”。

秦咸阳城西北陵区包括了秦惠文王和悼武王的陵墓<sup>[6]</sup>。咸阳原上(周陵中学内)今传周

文王陵和周武王陵应为秦惠文王与其后妃的合葬陵墓。悼武王陵系咸阳市渭城区底张镇附近的大无名冢<sup>[7]</sup>。七十年代初,我在《咸阳地区历史文物概况》一书中曾提出今传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并非周陵,它们应分别为惠文王陵和悼武王陵,现在看来这只能说讲对了一半,今传周文王陵和周武王陵南北相距约百米,据文献记载,惠文王陵和悼武王陵东西相距四里<sup>[8]</sup>。因此它们不可能是二秦王陵。若确定其为秦王陵,根据地望,二陵只能是惠文王及其后妃陵墓。

悼武王以后诸秦王陵均置于秦东陵。考古工作者已探查出秦东陵陵区,它位于骊山西麓的芷阳故址。在陵区之内并已探出大型陵园和“亚”字型大墓,据研究认为,它们包括了4位秦王和1位太子的陵墓<sup>[9]</sup>。秦始皇葬于骊山<sup>[10]</sup>,广义讲也应属于东陵陵区。秦二世作为亡国之君,下葬于宜春苑附近,已非帝王之陵<sup>[11]</sup>。

秦都咸阳的王陵分为东西两大陵区,这与都城本身的发展变化有着重要原因。惠文王和悼武王时,迁都咸阳不久,当时秦都咸阳进行了大规模的宫室建设,但重点限于渭北<sup>[12]</sup>,这说明当时都城建设重心在渭河北岸,因而那时的国君把其陵墓置于秦咸阳城西北的咸阳原上。大概从秦昭王开始,秦国统治者在都城建设中,大力向渭河以南扩展。宗庙<sup>[13]</sup>、章台<sup>[14]</sup>、兴乐宫等重大建筑大概至迟都建成于这时<sup>[15]</sup>。当时渭南的宫室建筑已是秦王的重要活动场所<sup>[16]</sup>,秦昭王为适应这一要求,在渭河之上修筑了渭桥<sup>[17]</sup>,方便了渭南的建设和国事活动。这种都城重心南移的趋势,使秦国君从长远考虑,在陵区选择上也由原来渭北转移到渭南,形成东陵陵区。

秦咸阳城的市民墓区,位于其西北隅的城外咸阳原上,其分布范围大体东起毛王村,西至摆旗寨,东西长达4公里,其中以烟王村附近墓葬最为稠密。墓区墓葬时代上

迄战国中期,下至秦末汉初,基本与秦咸阳城年代相吻合<sup>①</sup>。

## 五、秦咸阳城布局形制及其渊源

关于秦咸阳城布局形制,考古工作揭示的情况和大量文献记载都说明,秦咸阳城在渭河北岸。秦昭王开始,都城出现南移趋势,因此渭河南岸也兴建了不少重要建筑,如宗庙、章台、兴乐宫和上林苑等<sup>②</sup>,故时有南宫和北宫之称<sup>③</sup>。当然,终秦一代,南宫还是秦统治者的“暂宿”之宫,也就是其离宫<sup>④</sup>。这种离宫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行宫,它们实际上被秦统治者视为都城南移后的新的政治活动中心的一部分,因此当时就有不少重要国事活动在此举行<sup>⑤</sup>。秦始皇晚年,甚至决定把皇宫从渭北秦咸阳城中迁出,于是动工在渭南修筑朝宫—阿房宫<sup>⑥</sup>,只是由于秦王朝短命,才未实现其庞大计划。

秦咸阳城有大小二城。大城之中的北部是原区,地势高平,这里是首都的宫殿和官署建筑区,宫城—咸阳宫在这一建筑区的东西居中位置。宫城东西两侧的宫殿建筑中,有历史上著名的“六国宫室”建筑,它们可能是在战国时代关东诸国使节在咸阳城的官邸基础之上,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进一步扩建而成的。

秦咸阳西南部有规模很大的手工业作坊区、市民居住区和市场。秦咸阳城以东是王室或皇室使用的池苑风景区—兰池和兰池宫。秦的王陵、帝陵分布在秦咸阳城的西北和东南,市民墓区在秦咸阳城西北侧。

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秦咸阳城基本上沿袭了秦雍城的布局形制,但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并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秦雍城之中的宫殿建筑分为三大区,其时代不同。姚家岗宫殿区位于雍城中

部偏西,马家庄宫殿区(包括朝寝、宗庙和宫殿)位于雍城中部偏南,二者均属春秋时代建筑。属于战国时代早、中期的铁沟、高王寺宫殿区,位于雍城北部<sup>⑦</sup>。秦咸阳城的宫殿区位于都城北部咸阳原上,这与上述战国时代雍城之中的宫殿建筑分布情况是相似的。但是秦咸阳城中宫殿区内的王室或皇室宫殿建筑群周围筑以墙垣,形成了宫城,就这点而言,它应该是受到关东诸国都城形制的影响,而这一制度被秦国采纳后,它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都城建设中一直沿袭下来。

第二、与秦咸阳城仅一水之隔的渭河南岸是其重要离宫区,东郊有其池苑—兰池和兰池宫,北郊则有望夷宫等<sup>⑧</sup>,这一布局与秦雍城近郊的离宫分布情况相近,如蕲年宫、骊阳宫和年宫都分布在雍城的西南郊和南郊<sup>⑨</sup>。汉长安城继承了这一制度,并有所发展。当时长安城南郊分布着六、七十座离宫别馆,城西侧修筑了建章宫,长安以北的甘泉宫在秦林光宫的基础上,发展成了西汉皇帝的重要离宫<sup>⑩</sup>。

第三、秦的国君、贵族和市民墓葬一般都在秦咸阳之外,这是沿袭了秦雍城和栎阳城的传统作法,而与春秋战国时代关东诸国一些都城中置有陵墓的情况不同。秦公陵区在雍城南郊的三嵎原上。一般墓区也在雍城南郊,位于雍城与秦公陵区之间,以今八旗屯为中心<sup>⑪</sup>。秦栎阳城的王陵在其东北郊,一般墓区在其东南郊<sup>⑫</sup>。关东的东周洛阳王城中部分布有许多东周墓葬<sup>⑬</sup>;齐临淄城中发现有齐国高级贵族墓地和中型墓葬<sup>⑭</sup>;燕下都东城之中的西北隅有包括燕王陵在内的高级贵族陵墓区<sup>⑮</sup>;中山国的都城之内有其王陵与陪葬墓<sup>⑯</sup>;楚国郢都之中也发现过战国早期及其以前的墓葬<sup>⑰</sup>。秦咸阳城中不置陵墓的作法从秦雍城、栎阳城承袭下来,又直接影响了汉长安城及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都城。

## 六、两个相关问题讨论

在秦咸阳城的研究中,有的学者认为秦咸阳城已被北移的渭水冲毁,“因此只能依据文献以及其它考古资料来作推断”<sup>[5]</sup>。于是他们根据《吕氏春秋·安死》记载当时天子、诸侯陵园“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从而推断秦咸阳城应与秦始皇陵园布局形制相同。同时又说“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都城都是由小城和大城结合组成的,建置宫廷的小城,都筑在都市人民居住的大城西边”<sup>[6]</sup>,而“商鞅主持营建咸阳城是仿效东方大国都城布局的”,因此推断“秦国都城咸阳,同样是以西边宫城连接东边大郭的布局”<sup>[7]</sup>。我认为上述两个推断都是值得商榷的。

### (一)秦始皇陵园与秦咸阳城布局形制关系

关于秦始皇陵园布局形制,考古工作者曾开展了长期的勘探和试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基本究明了其布局:“秦始皇陵高大的封土及其下的地宫象征着生前的咸阳宫;地面上的两重夯土城垣,象征着京师的内外城或名之曰大小城;外城垣东侧的兵马俑坑,象征着守卫京城的宿卫军”<sup>[8]</sup>。有的学者把秦始皇陵园两重夯土城垣的“内外城”(或“大小城”)说成是“双重小城”,把外城东侧的兵马俑,说成是“兵马俑坑正当在大郭的东门以内”<sup>[9]</sup>。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还没有发现所谓秦始皇陵园“大郭”的遗迹,至于兵马俑坑东边千余米处的所谓“双阙夯土台基”,现在还不能肯定,因此“大郭的东门”之说,目前来看还难于成立。“双重小城”的概念也是不清楚的。退一步说,秦始皇陵园若是由“双重小城”和外面一个郭城组成的,而秦咸阳城及战国时代诸国都城均未见这种三重城的布局。我认为秦始皇陵园只是因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而“若都邑”,属于象征性的,不是与咸阳城布局形制上的缩小与放大的关

系。就秦始皇陵园建筑内容(包括“设阙庭、为宫室”)而言,它应该是“若都邑”,仿照秦都咸阳而建,但就其陵园建筑布局结构来看,其特殊的地理环境特点是不容忽视的,不但帝陵陵园,就是都城建设的布局形制,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地理环境的制约。比如,秦始皇园位于骊山北麓,陵园内地势南高北低,故帝陵位于陵园南端。秦咸阳城地势北高南低,因此宫城位于都城北部的。有的学者认定“秦始皇陵园的布局,就是按照国都咸阳设计的”(而这种布局就是所谓双重围墙在陵园西部,是按照咸阳的宫城造在大城西边的布局的),甚至说修筑秦始皇陵园中“采用挖掘鱼池来取土的方法也是效法都城的建筑的”<sup>[10]</sup>。事实上秦咸阳城的宫城在其北,根本不在其西,如果关于这点目前还有争议的话,那么秦咸阳城中因挖土筑城而形成的鱼池既不见文献记载,也未曾得到考古工作证实。至于根据所谓“与咸阳同制”的成都城“筑城取土,去城十里,用以养鱼”<sup>[11]</sup>,进而推导出秦咸阳城亦有筑城取土后而形成的鱼池,并秦始皇陵园的“鱼池”即“效法都城的建筑的”,这种推断方法是不能让人接受的,就目前知道的考古和文献资料来看这个结论也是难于成立的。

总之,我认为秦始皇陵园的建设是仿照秦都咸阳的,但它们属于“仿照”和“象征”,不是都城布局结构的地点移动和机械地缩小。在秦咸阳城研究中,我们可以把帝陵陵园与都城布局形制进行对比,从而得到更多启迪。但绝不能以咸阳城不复存在为理由,把秦始皇陵园作为秦咸阳的一个机械模型,复原都城,甚至进行各个方面的比附,以至于把秦始皇陵园中的每一建筑遗迹都要在秦咸阳城中找到相应的对照物,这就难免把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文化简单化了,于此同时从观念上讲又把当时某些具体历史活动复杂化了。



## (二)关于所谓战国时代各诸侯国都城布局形制的讨论

有的学都提出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都城布局形制都是西边宫城连结东边大郭布局的模式<sup>①</sup>,到底当时有无这种情况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现有的考古资料。

秦都雍城的时代是由春秋至战国时代中期,经过长时期的考古勘察,目前仅发现了一个大城,未发现大城之中或其旁构筑的宫城(小城)城垣。战国时代的宫殿区分布在大城之中的中部和北部,春秋时代的宫殿位于中部偏西<sup>②</sup>。

属于战国中期的秦都栎阳城,经过勘探也只发现一个大城,宫殿区分布在大城之中的中部,未发现宫城遗迹<sup>③</sup>。

秦咸阳城的布局结构不是“以西边宫城连接东边大郭的布局”<sup>④</sup>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证实,其宫城应在大城之中的北部,关于这些前面已有详细论述。

楚都纪南城的宫城位于大城之中的东南部<sup>⑤</sup>。

燕下都系由东西并列的两座大城组成,西城似为东城的备用城。东边大城中,宫殿区分布在大城北部<sup>⑥</sup>。

齐国都城临淄是以西南部的宫城与东北部的大城相连<sup>⑦</sup>。

郑韩故城小城在大城西北部。小城时代早于大城。小城中的宫殿区似有宫城,宫殿区位于小城北部<sup>⑧</sup>。

赵邯郸城的大城建筑年代早于宫城(王城),宫城建于战国中期,它位于大城西南部,但大城与宫城间互不连接,二城相距60余米<sup>⑨</sup>。

魏国首都安邑古城址,现有年代不同的大、中、小三座城。考古工作者认为,大城是郭城,与其同时代的大城中央的小城为宫城,而大城西南的中城属于秦汉甚或更晚的河东郡治<sup>⑩</sup>。但是有的学者根据中城北墙夯土

中含有少量战国瓦片,推断中城“原是战国时代所筑”<sup>⑪</sup>。显然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在判定遗迹时代时,不能依据其中出土的时代最早的遗物,应该选取时代最晚的遗物。不能因为秦汉时代夯土墙中有战国时代(甚或更早一些的)遗物,而否定其为秦汉时期夯土墙,并推断其为战国时代所筑。须知早期遗物可以保存在晚期遗迹中,而晚期遗物绝不会出现在早期遗迹中。正如我们不能在秦汉遗址区内的近现代农舍土墙中,因墙内遗存有秦汉瓦片,从而否定其为近现代所筑,并判定其为秦汉建筑同样,我也不同意在战国时代魏国都城安邑城中,秦汉时代营建的“中城”,因其北墙中含有战国瓦片,而说它建于战国时代。

再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魏都安邑的小城在大城中部,这已为考古工作所证实,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即使退一步说,西南的中城确是汉代郡治,是汉代扩建,那么中间的小城依然处于大郭的西南。总之,安邑的宫城并不在中部,依然是西南宫城连接东北大郭的布局”<sup>⑫</sup>。我认为这里需要指出:中城在大城之中,中城的西墙和南墙即利用了大城的西墙和南墙中的一段。中城不是在原来大城之外“扩建”的,中城中利用了大城西、南二墙中一段,又新筑起东、北二墙,围筑而成的。不能认为大城和小城同时存在时,就将晚期中城范围从大城中以后来“扩建”之名而除掉,于是使本来在大城中央的小城,变成了在其南部(也不在所谓大城西南)。

上述都城布局形制已使我们清楚的看出,不是“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都城”布局形制都是由西边宫城与东边大城相结合组成的,只能说有一部分,还有不少都城之中的宫城在大城中央、北部或东南部等。因此,将战国时代各诸侯国的都城布局形制统说成由西边宫城与东边大城连接而成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说各诸侯国都城

布局中有什么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它们大多由宫城和大城相结合组成,而宫城与大城的相对方位并不确定,往往是因地制宜,但宫城一般要置于都城的地势最高处,控制最高点,确保宫城中统治者的安全。关于这点,当时的政治家早已明确指出来了<sup>①</sup>。

秦咸阳城在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于秦咸阳城布局形制无疑是个十分重要的学术课题,本文就此提出了一些看法,不妥之处,希望指正。

1989年6月3日

### 注 释

- ① ④ ⑤ ⑥ 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创刊号。
- ② ③ ⑦ ⑧ ⑨ ⑩ 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考古》1989年4期。
- ③ 《汉书·地理志上》卷二十八上载:“渭城,故咸阳,高帝元年更名新城,七年罢,属长安。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
- ④ 资料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城工作队。
- ⑤ ⑥ ⑦ 参见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之中的《汉唐之尺度及里程考》。汉代每里折今414米,苏林注:渭桥在长安北三里,应折今1242米。
- ⑦ 《水经注·渭水》卷八。
- ⑧ 刘庆柱:《“谈秦兰池宫地理位置等问题”几点质疑》,《人文杂志》1981年2期。
- ⑨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2337页,《索隐》:“杜邮,今在咸阳市中”。
- ⑩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卷七十三载:“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城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阳市门十里,至杜邮”。
- ⑪ 《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卷七十一载:“应侯欲攻赵,武安君难之,去咸阳七里而立死于杜邮”。
- ⑫ 拙作《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一文,曾以《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的“十里”之说为据,推测秦咸阳城西界,似不妥,今予修正。
- ⑬ ⑭ ⑮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渭水队:《秦都咸阳故城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62年6期;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秦都咸阳遗址发现的窑址和铜器》,《考古》1974年1期,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1976年11期,《秦都咸阳第二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4期;《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秦都咸阳古窑址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3期;陈国英:《咸阳市长陵车站一带考古调查》,《考古与文物》1985年3期。
- ⑯ 有人曾将清朝末年“回回之乱”时,在今咸阳市渭城区滩毛村一带修筑的“回回城”称为“鬼打城”,而据此推断它为秦咸阳城城墙。此间不确。
- ⑰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五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阿房前殿”。
- ⑱ 《史记·刺客列传》载:“秦王闻之,大喜,乃朝服,设九宾,见燕使者咸阳宫”。
- ⑲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
- ⑳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听事,群臣受决事,悉于咸阳宫”。
- ㉑ ㉒ 刘庆柱:《长安春秋》,27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
- ㉓ 此载咸阳宫为秦始皇所筑不确。秦始皇时可能对咸阳宫进行了大规模维修与扩建。
- ㉔ 《三辅黄图》载:“始皇穷极奢侈,筑咸阳宫,因北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史记·项羽本纪》载:“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集解》:“凡言司马门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主武事”。
- ㉕ ㉖ 《水经注·渭水》卷八载:“徐广曰,棘门在渭北。孟康曰,在长安北,秦时宫门也”。《太平寰宇

- 记》卷二十六亦载：棘门“秦阙门也”。
- ③ 《水经注·渭水》卷八引《三辅黄图》。
  -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㉒ ㉓ ㉔ ㉕ ㉖ ㉗ ㉘ ㉙ ㉚ ㉛ ㉜ ㉝ ㉞ ㉟ ㊱ ㊲ ㊳ ㊴ ㊵ ㊶ ㊷ ㊸ ㊹ ㊺ ㊻ ㊼ ㊽ ㊾ 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㐀 㐁 㐂 㐃 㐄 㐅 㐆 㐇 㐈 㐉 㐊 㐋 㐌 㐍 㐎 㐏 㐐 㐑 㐒 㐓 㐔 㐕 㐖 㐗 㐘 㐙 㐚 㐛 㐜 㐝 㐞 㐟 㐠 㐡 㐢 㐣 㐤 㐥 㐦 㐧 㐨 㐩 㐪 㐫 㐬 㐭 㐮 㐯 㐰 㐱 㐲 㐳 㐴 㐵 㐶 㐷 㐸 㐹 㐺 㐻 㐼 㐽 㐾 㐿 㑀 㑁 㑂 㑃 㑄 㑅 㑆 㑇 㑈 㑉 㑊 㑋 㑌 㑍 㑎 㑏 㑐 㑑 㑒 㑓 㑔 㑕 㑖 㑗 㑘 㑙 㑚 㑛 㑜 㑝 㑞 㑟 㑠 㑡 㑢 㑣 㑤 㑥 㑦 㑧 㑨 㑩 㑪 㑫 㑬 㑭 㑮 㑯 㑰 㑱 㑲 㑳 㑴 㑵 㑶 㑷 㑸 㑹 㑺 㑻 㑼 㑽 㑾 㑿 㒀 㒁 㒂 㒃 㒄 㒅 㒆 㒇 㒈 㒉 㒊 㒋 㒌 㒍 㒎 㒏 㒐 㒑 㒒 㒓 㒔 㒕 㒖 㒗 㒘 㒙 㒚 㒛 㒜 㒝 㒞 㒟 㒠 㒡 㒢 㒣 㒤 㒥 㒦 㒧 㒨 㒩 㒪 㒫 㒬 㒭 㒮 㒯 㒰 㒱 㒲 㒳 㒴 㒵 㒶 㒷 㒸 㒹 㒺 㒻 㒼 㒽 㒾 㒿 㓀 㓁 㓂 㓃 㓄 㓅 㓆 㓇 㓈 㓉 㓊 㓋 㓌 㓍 㓎 㓏 㓐 㓑 㓒 㓓 㓔 㓕 㓖 㓗 㓘 㓙 㓚 㓛 㓜 㓝 㓞 㓟 㓠 㓡 㓢 㓣 㓤 㓥 㓦 㓧 㓨 㓩 㓪 㓫 㓬 㓭 㓮 㓯 㓰 㓱 㓲 㓳 㓴 㓵 㓶 㓷 㓸 㓹 㓺 㓻 㓼 㓽 㓾 㓿 㔀 㔁 㔂 㔃 㔄 㔅 㔆 㔇 㔈 㔉 㔊 㔋 㔌 㔍 㔎 㔏 㔐 㔑 㔒 㔓 㔔 㔕 㔖 㔗 㔘 㔙 㔚 㔛 㔜 㔝 㔞 㔟 㔠 㔡 㔢 㔣 㔤 㔥 㔦 㔧 㔨 㔩 㔪 㔫 㔬 㔭 㔮 㔯 㔰 㔱 㔲 㔳 㔴 㔵 㔶 㔷 㔸 㔹 㔺 㔻 㔼 㔽 㔾 㔿 㕀 㕁 㕂 㕃 㕄 㕅 㕆 㕇 㕈 㕉 㕊 㕋 㕌 㕍 㕎 㕏 㕐 㕑 㕒 㕓 㕔 㕕 㕖 㕗 㕘 㕙 㕚 㕛 㕜 㕝 㕞 㕟 㕠 㕡 㕢 㕣 㕤 㕥 㕦 㕧 㕨 㕩 㕪 㕫 㕬 㕭 㕮 㕯 㕰 㕱 㕲 㕳 㕴 㕵 㕶 㕷 㕸 㕹 㕺 㕻 㕼 㕽 㕾 㕿 㖀 㖁 㖂 㖃 㖄 㖅 㖆 㖇 㖈 㖉 㖊 㖋 㖌 㖍 㖎 㖏 㖐 㖑 㖒 㖓 㖔 㖕 㖖 㖗 㖘 㖙 㖚 㖛 㖜 㖝 㖞 㖟 㖠 㖡 㖢 㖣 㖤 㖥 㖦 㖧 㖨 㖩 㖪 㖫 㖬 㖭 㖮 㖯 㖰 㖱 㖲 㖳 㖴 㖵 㖶 㖷 㖸 㖹 㖺 㖻 㖼 㖽 㖾 㖿 㗀 㗁 㗂 㗃 㗄 㗅 㗆 㗇 㗈 㗉 㗊 㗋 㗌 㗍 㗎 㗏 㗐 㗑 㗒 㗓 㗔 㗕 㗖 㗗 㗘 㗙 㗚 㗛 㗜 㗝 㗞 㗟 㗠 㗡 㗢 㗣 㗤 㗥 㗦 㗧 㗨 㗩 㗪 㗫 㗬 㗭 㗮 㗯 㗰 㗱 㗲 㗳 㗴 㗵 㗶 㗷 㗸 㗹 㗺 㗻 㗼 㗽 㗾 㗿 㘀 㘁 㘂 㘃 㘄 㘅 㘆 㘇 㘈 㘉 㘊 㘋 㘌 㘍 㘎 㘏 㘐 㘑 㘒 㘓 㘔 㘕 㘖 㘗 㘘 㘙 㘚 㘛 㘜 㘝 㘞 㘟 㘠 㘡 㘢 㘣 㘤 㘥 㘦 㘧 㘨 㘩 㘪 㘫 㘬 㘭 㘮 㘯 㘰 㘱 㘲 㘳 㘴 㘵 㘶 㘷 㘸 㘹 㘺 㘻 㘼 㘽 㘾 㘿 㙀 㙁 㙂 㙃 㙄 㙅 㙆 㙇 㙈 㙉 㙊 㙋 㙌 㙍 㙎 㙏 㙐 㙑 㙒 㙓 㙔 㙕 㙖 㙗 㙘 㙙 㙚 㙛 㙜 㙝 㙞 㙟 㙠 㙡 㙢 㙣 㙤 㙥 㙦 㙧 㙨 㙩 㙪 㙫 㙬 㙭 㙮 㙯 㙰 㙱 㙲 㙳 㙴 㙵 㙶 㙷 㙸 㙹 㙺 㙻 㙼 㙽 㙾 㙿 㚀 㚁 㚂 㚃 㚄 㚅 㚆 㚇 㚈 㚉 㚊 㚋 㚌 㚍 㚎 㚏 㚐 㚑 㚒 㚓 㚔 㚕 㚖 㚗 㚘 㚙 㚚 㚛 㚜 㚝 㚞 㚟 㚠 㚡 㚢 㚣 㚤 㚥 㚦 㚧 㚨 㚩 㚪 㚫 㚬 㚭 㚮 㚯 㚰 㚱 㚲 㚳 㚴 㚵 㚶 㚷 㚸 㚹 㚺 㚻 㚼 㚽 㚾 㚿 㜀 㜁 㜂 㜃 㜄 㜅 㜆 㜇 㜈 㜉 㜊 㜋 㜌 㜍 㜎 㜏 㜐 㜑 㜒 㜓 㜔 㜕 㜖 㜗 㜘 㜙 㜚 㜛 㜜 㜝 㜞 㜟 㜠 㜡 㜢 㜣 㜤 㜥 㜦 㜧 㜨 㜩 㜪 㜫 㜬 㜭 㜮 㜯 㜰 㜱 㜲 㜳 㜴 㜵 㜶 㜷 㜸 㜹 㜺 㜻 㜼 㜽 㜾 㜿 㝀 㝁 㝂 㝃 㝄 㝅 㝆 㝇 㝈 㝉 㝊 㝋 㝌 㝍 㝎 㝏 㝐 㝑 㝒 㝓 㝔 㝕 㝖 㝗 㝘 㝙 㝚 㝛 㝜 㝝 㝞 㝟 㝠 㝡 㝢 㝣 㝤 㝥 㝦 㝧 㝨 㝩 㝪 㝫 㝬 㝭 㝮 㝯 㝰 㝱 㝲 㝳 㝴 㝵 㝶 㝷 㝸 㝹 㝺 㝻 㝼 㝽 㝾 㝿 㞀 㞁 㞂 㞃 㞄 㞅 㞆 㞇 㞈 㞉 㞊 㞋 㞌 㞍 㞎 㞏 㞐 㞑 㞒 㞓 㞔 㞕 㞖 㞗 㞘 㞙 㞚 㞛 㞜 㞝 㞞 㞟 㞠 㞡 㞢 㞣 㞤 㞥 㞦 㞧 㞨 㞩 㞪 㞫 㞬 㞭 㞮 㞯 㞰 㞱 㞲 㞳 㞴 㞵 㞶 㞷 㞸 㞹 㞺 㞻 㞼 㞽 㞾 㞿 㟀 㟁 㟂 㟃 㟄 㟅 㟆 㟇 㟈 㟉 㟊 㟋 㟌 㟍 㟎 㟏 㟐 㟑 㟒 㟓 㟔 㟕 㟖 㟗 㟘 㟙 㟚 㟛 㟜 㟝 㟞 㟟 㟠 㟡 㟢 㟣 㟤 㟥 㟦 㟧 㟨 㟩 㟪 㟫 㟬 㟭 㟮 㟯 㟰 㟱 㟲 㟳 㟴 㟵 㟶 㟷 㟸 㟹 㟺 㟻 㟼 㟽 㟾 㟿 㠀 㠁 㠂 㠃 㠄 㠅 㠆 㠇 㠈 㠉 㠊 㠋 㠌 㠍 㠎 㠏 㠐 㠑 㠒 㠓 㠔 㠕 㠖 㠗 㠘 㠙 㠚 㠛 㠜 㠝 㠞 㠟 㠠 㠡 㠢 㠣 㠤 㠥 㠦 㠧 㠨 㠩 㠪 㠫 㠬 㠭 㠮 㠯 㠰 㠱 㠲 㠳 㠴 㠵 㠶 㠷 㠸 㠹 㠺 㠻 㠼 㠽 㠾 㠿 㡀 㡁 㡂 㡃 㡄 㡅 㡆 㡇 㡈 㡉 㡊 㡋 㡌 㡍 㡎 㡏 㡐 㡑 㡒 㡓 㡔 㡕 㡖 㡗 㡘 㡙 㡚 㡛 㡜 㡝 㡞 㡟 㡠 㡡 㡢 㡣 㡤 㡥 㡦 㡧 㡨 㡩 㡪 㡫 㡬 㡭 㡮 㡯 㡰 㡱 㡲 㡳 㡴 㡵 㡶 㡷 㡸 㡹 㡺 㡻 㡼 㡽 㡾 㡿 㢀 㢁 㢂 㢃 㢄 㢅 㢆 㢇 㢈 㢉 㢊 㢋 㢌 㢍 㢎 㢏 㢐 㢑 㢒 㢓 㢔 㢕 㢖 㢗 㢘 㢙 㢚 㢛 㢜 㢝 㢞 㢟 㢠 㢡 㢢 㢣 㢤 㢥 㢦 㢧 㢨 㢩 㢪 㢫 㢬 㢭 㢮 㢯 㢰 㢱 㢲 㢳 㢴 㢵 㢶 㢷 㢸 㢹 㢺 㢻 㢼 㢽 㢾 㢿 㣀 㣁 㣂 㣃 㣄 㣅 㣆 㣇 㣈 㣉 㣊 㣋 㣌 㣍 㣎 㣏 㣐 㣑 㣒 㣓 㣔 㣕 㣖 㣗 㣘 㣙 㣚 㣛 㣜 㣝 㣞 㣟 㣠 㣡 㣢 㣣 㣤 㣥 㣦 㣧 㣨 㣩 㣪 㣫 㣬 㣭 㣮 㣯 㣰 㣱 㣲 㣳 㣴 㣵 㣶 㣷 㣸 㣹 㣺 㣻 㣼 㣽 㣾 㣿 㤀 㤁 㤂 㤃 㤄 㤅 㤆 㤇 㤈 㤉 㤊 㤋 㤌 㤍 㤎 㤏 㤐 㤑 㤒 㤓 㤔 㤕 㤖 㤗 㤘 㤙 㤚 㤛 㤜 㤝 㤞 㤟 㤠 㤡 㤢 㤣 㤤 㤥 㤦 㤧 㤨 㤩 㤪 㤫 㤬 㤭 㤮 㤯 㤰 㤱 㤲 㤳 㤴 㤵 㤶 㤷 㤸 㤹 㤺 㤻 㤼 㤽 㤾 㤿 㥀 㥁 㥂 㥃 㥄 㥅 㥆 㥇 㥈 㥉 㥊 㥋 㥌 㥍 㥎 㥏 㥐 㥑 㥒 㥓 㥔 㥕 㥖 㥗 㥘 㥙 㥚 㥛 㥜 㥝 㥞 㥟 㥠 㥡 㥢 㥣 㥤 㥥 㥦 㥧 㥨 㥩 㥪 㥫 㥬 㥭 㥮 㥯 㥰 㥱 㥲 㥳 㥴 㥵 㥶 㥷 㥸 㥹 㥺 㥻 㥼 㥽 㥾 㥿 㦀 㦁 㦂 㦃 㦄 㦅 㦆 㦇 㦈 㦉 㦊 㦋 㦌 㦍 㦎 㦏 㦐 㦑 㦒 㦓 㦔 㦕 㦖 㦗 㦘 㦙 㦚 㦛 㦜 㦝 㦞 㦟 㦠 㦡 㦢 㦣 㦤 㦥 㦦 㦧 㦨 㦩 㦪 㦫 㦬 㦭 㦮 㦯 㦰 㦱 㦲 㦳 㦴 㦵 㦶 㦷 㦸 㦹 㦺 㦻 㦼 㦽 㦾 㦿 㧀 㧁 㧂 㧃 㧄 㧅 㧆 㧇 㧈 㧉 㧊 㧋 㧌 㧍 㧎 㧏 㧐 㧑 㧒 㧓 㧔 㧕 㧖 㧗 㧘 㧙 㧚 㧛 㧜 㧝 㧞 㧟 㧠 㧡 㧢 㧣 㧤 㧥 㧦 㧧 㧨 㧩 㧪 㧫 㧬 㧭 㧮 㧯 㧰 㧱 㧲 㧳 㧴 㧵 㧶 㧷 㧸 㧹 㧺 㧻 㧼 㧽 㧾 㧿 㨀 㨁 㨂 㨃 㨄 㨅 㨆 㨇 㨈 㨉 㨊 㨋 㨌 㨍 㨎 㨏 㨐 㨑 㨒 㨓 㨔 㨕 㨖 㨗 㨘 㨙 㨚 㨛 㨜 㨝 㨞 㨟 㨠 㨡 㨢 㨣 㨤 㨥 㨦 㨧 㨨 㨩 㨪 㨫 㨬 㨭 㨮 㨯 㨰 㨱 㨲 㨳 㨴 㨵 㨶 㨷 㨸 㨹 㨺 㨻 㨼 㨽 㨾 㨿 㩀 㩁 㩂 㩃 㩄 㩅 㩆 㩇 㩈 㩉 㩊 㩋 㩌 㩍 㩎 㩏 㩐 㩑 㩒 㩓 㩔 㩕 㩖 㩗 㩘 㩙 㩚 㩛 㩜 㩝 㩞 㩟 㩠 㩡 㩢 㩣 㩤 㩥 㩦 㩧 㩨 㩩 㩪 㩫 㩬 㩭 㩮 㩯 㩰 㩱 㩲 㩳 㩴 㩵 㩶 㩷 㩸 㩹 㩺 㩻 㩼 㩽 㩾 㩿 㪀 㪁 㪂 㪃 㪄 㪅 㪆 㪇 㪈 㪉 㪊 㪋 㪌 㪍 㪎 㪏 㪐 㪑 㪒 㪓 㪔 㪕 㪖 㪗 㪘 㪙 㪚 㪛 㪜 㪝 㪞 㪟 㪠 㪡 㪢 㪣 㪤 㪥 㪦 㪧 㪨 㪩 㪪 㪫 㪬 㪭 㪮 㪯 㪰 㪱 㪲 㪳 㪴 㪵 㪶 㪷 㪸 㪹 㪺 㪻 㪼 㪽 㪾 㪿 㫀 㫁 㫂 㫃 㫄 㫅 㫆 㫇 㫈 㫉 㫊 㫋 㫌 㫍 㫎 㫏 㫐 㫑 㫒 㫓 㫔 㫕 㫖 㫗 㫘 㫙 㫚 㫛 㫜 㫝 㫞 㫟 㫠 㫡 㫢 㫣 㫤 㫥 㫦 㫧 㫨 㫩 㫪 㫫 㫬 㫭 㫮 㫯 㫰 㫱 㫲 㫳 㫴 㫵 㫶 㫷 㫸 㫹 㫺 㫻 㫼 㫽 㫾 㫿 㬀 㬁 㬂 㬃 㬄 㬅 㬆 㬇 㬈 㬉 㬊 㬋 㬌 㬍 㬎 㬏 㬐 㬑 㬒 㬓 㬔 㬕 㬖 㬗 㬘 㬙 㬚 㬛 㬜 㬝 㬞 㬟 㬠 㬡 㬢 㬣 㬤 㬥 㬦 㬧 㬨 㬩 㬪 㬫 㬬 㬭 㬮 㬯 㬰 㬱 㬲 㬳 㬴 㬵 㬶 㬷 㬸 㬹 㬺 㬻 㬼 㬽 㬾 㬿 㭀 㭁 㭂 㭃 㭄 㭅 㭆 㭇 㭈 㭉 㭊 㭋 㭌 㭍 㭎 㭏 㭐 㭑 㭒 㭓 㭔 㭕 㭖 㭗 㭘 㭙 㭚 㭛 㭜 㭝 㭞 㭟 㭠 㭡 㭢 㭣 㭤 㭥 㭦 㭧 㭨 㭩 㭪 㭫 㭬 㭭 㭮 㭯 㭰 㭱 㭲 㭳 㭴 㭵 㭶 㭷 㭸 㭹 㭺 㭻 㭼 㭽 㭾 㭿 㮀 㮁 㮂 㮃 㮄 㮅 㮆 㮇 㮈 㮉 㮊 㮋 㮌 㮍 㮎 㮏 㮐 㮑 㮒 㮓 㮔 㮕 㮖 㮗 㮘 㮙 㮚 㮛 㮜 㮝 㮞 㮟 㮠 㮡 㮢 㮣 㮤 㮥 㮦 㮧 㮨 㮩 㮪 㮫 㮬 㮭 㮮 㮯 㮰 㮱 㮲 㮳 㮴 㮵 㮶 㮷 㮸 㮹 㮺 㮻 㮼 㮽 㮾 㮿 㯀 㯁 㯂 㯃 㯄 㯅 㯆 㯇 㯈 㯉 㯊 㯋 㯌 㯍 㯎 㯏 㯐 㯑 㯒 㯓 㯔 㯕 㯖 㯗 㯘 㯙 㯚 㯛 㯜 㯝 㯞 㯟 㯠 㯡 㯢 㯣 㯤 㯥 㯦 㯧 㯨 㯩 㯪 㯫 㯬 㯭 㯮 㯯 㯰 㯱 㯲 㯳 㯴 㯵 㯶 㯷 㯸 㯹 㯺 㯻 㯼 㯽 㯾 㯿 㰀 㰁 㰂 㰃 㰄 㰅 㰆 㰇 㰈 㰉 㰊 㰋 㰌 㰍 㰎 㰏 㰐 㰑 㰒 㰓 㰔 㰕 㰖 㰗 㰘 㰙 㰚 㰛 㰜 㰝 㰞 㰟 㰠 㰡 㰢 㰣 㰤 㰥 㰦 㰧 㰨 㰩 㰪 㰫 㰬 㰭 㰮 㰯 㰰 㰱 㰲 㰳 㰴 㰵 㰶 㰷 㰸 㰹 㰺 㰻 㰼 㰽 㰾 㰿 㱀 㱁 㱂 㱃 㱄 㱅 㱆 㱇 㱈 㱉 㱊 㱋 㱌 㱍 㱎 㱏 㱐 㱑 㱒 㱓 㱔 㱕 㱖 㱗 㱘 㱙 㱚 㱛 㱜 㱝 㱞 㱟 㱠 㱡 㱢 㱣 㱤 㱥 㱦 㱧 㱨 㱩 㱪 㱫 㱬 㱭 㱮 㱯 㱰 㱱 㱲 㱳 㱴 㱵 㱶 㱷 㱸 㱹 㱺 㱻 㱼 㱽 㱾 㱿 㲀 㲁 㲂 㲃 㲄 㲅 㲆 㲇 㲈 㲉 㲊 㲋 㲌 㲍 㲎 㲏 㲐 㲑 㲒 㲓 㲔 㲕 㲖 㲗 㲘 㲙 㲚 㲛 㲜 㲝 㲞 㲟 㲠 㲡 㲢 㲣 㲤 㲥 㲦 㲧 㲨 㲩 㲪 㲫 㲬 㲭 㲮 㲯 㲰 㲱 㲲 㲳 㲴 㲵 㲶 㲷 㲸 㲹 㲺 㲻 㲼 㲽 㲾 㲿 㳀 㳁 㳂 㳃 㳄 㳅 㳆 㳇 㳈 㳉 㳊 㳋 㳌 㳍 㳎 㳏 㳐 㳑 㳒 㳓 㳔 㳕 㳖 㳗 㳘 㳙 㳚 㳛 㳜 㳝 㳞 㳟 㳠 㳡 㳢 㳣 㳤 㳥 㳦 㳧 㳨 㳩 㳪 㳫 㳬 㳭 㳮 㳯 㳰 㳱 㳲 㳳 㳴 㳵 㳶 㳷 㳸 㳹 㳺 㳻 㳼 㳽 㳾 㳿 㴀 㴁 㴂 㴃 㴄 㴅 㴆 㴇 㴈 㴉 㴊 㴋 㴌 㴍 㴎 㴏 㴐 㴑 㴒 㴓 㴔 㴕 㴖 㴗 㴘 㴙 㴚 㴛 㴜 㴝 㴞 㴟 㴠 㴡 㴢 㴣 㴤 㴥 㴦 㴧 㴨 㴩 㴪 㴫 㴬 㴭 㴮 㴯 㴰 㴱 㴲 㴳 㴴 㴵 㴶 㴷 㴸 㴹 㴺 㴻 㴼 㴽 㴾 㴿 㵀 㵁 㵂 㵃 㵄 㵅 㵆 㵇 㵈 㵉 㵊 㵋 㵌 㵍 㵎 㵏 㵐 㵑 㵒 㵓 㵔 㵕 㵖 㵗 㵘 㵙 㵚 㵛 㵜 㵝 㵞 㵟 㵠 㵡 㵢 㵣 㵤 㵥 㵦 㵧 㵨 㵩 㵪 㵫 㵬 㵭 㵮 㵯 㵰 㵱 㵲 㵳 㵴 㵵 㵶 㵷 㵸 㵹 㵺 㵻 㵼 㵽 㵾 㵿 㶀 㶁 㶂 㶃 㶄 㶅 㶆 㶇 㶈 㶉 㶊 㶋 㶌 㶍 㶎 㶏 㶐 㶑 㶒 㶓 㶔 㶕 㶖 㶗 㶘 㶙 㶚 㶛 㶜 㶝 㶞 㶟 㶠 㶡 㶢 㶣 㶤 㶥 㶦 㶧 㶨 㶩 㶪 㶫 㶬 㶭 㶮 㶯 㶰 㶱 㶲 㶳 㶴 㶵 㶶 㶷 㶸 㶹 㶺 㶻 㶼 㶽 㶾 㶿 㷀 㷁 㷂 㷃 㷄 㷅 㷆 㷇 㷈 㷉 㷊 㷋 㷌 㷍 㷎 㷏 㷐 㷑 㷒 㷓 㷔 㷕 㷖 㷗 㷘 㷙 㷚 㷛 㷜 㷝 㷞 㷟 㷠 㷡 㷢 㷣 㷤 㷥 㷦 㷧 㷨 㷩 㷪 㷫 㷬 㷭 㷮 㷯 㷰 㷱 㷲 㷳 㷴 㷵 㷶 㷷 㷸 㷹 㷺 㷻 㷼 㷽 㷾 㷿 㸀 㸁 㸂 㸃 㸄 㸅 㸆 㸇 㸈 㸉 㸊 㸋 㸌 㸍 㸎 㸏 㸐 㸑 㸒 㸓 㸔 㸕 㸖 㸗 㸘 㸙 㸚 㸛 㸜 㸝 㸞 㸟 㸠 㸡 㸢 㸣 㸤 㸥 㸦 㸧 㸨 㸩 㸪 㸫 㸬 㸭 㸮 㸯 㸰 㸱 㸲 㸳 㸴 㸵 㸶 㸷 㸸 㸹 㸺 㸻 㸼 㸽 㸾 㸿 㹀 㹁 㹂 㹃 㹄 㹅 㹆 㹇 㹈 㹉 㹊 㹋 㹌 㹍 㹎 㹏 㹐 㹑 㹒 㹓 㹔 㹕 㹖 㹗 㹘 㹙 㹚 㹛 㹜 㹝 㹞 㹟 㹠 㹡 㹢 㹣 㹤 㹥 㹦 㹧 㹨 㹩 㹪 㹫 㹬 㹭 㹮 㹯 㹰 㹱 㹲 㹳 㹴 㹵 㹶 㹷 㹸 㹹 㹺 㹻 㹼 㹽 㹾 㹿 㺀 㺁 㺂 㺃 㺄 㺅 㺆 㺇 㺈 㺉 㺊 㺋 㺌 㺍 㺎 㺏 㺐 㺑 㺒 㺓 㺔 㺕 㺖 㺗 㺘 㺙 㺚 㺛 㺜 㺝 㺞 㺟 㺠 㺡 㺢 㺣 㺤 㺥 㺦 㺧 㺨 㺩 㺪 㺫 㺬 㺭 㺮 㺯 㺰 㺱 㺲 㺳 㺴 㺵 㺶 㺷 㺸 㺹 㺺 㺻 㺼 㺽 㺾 㺿 㻀 㻁 㻂 㻃 㻄 㻅 㻆 㻇 㻈 㻉 㻊 㻋 㻌 㻍 㻎 㻏 㻐 㻑 㻒 㻓 㻔 㻕 㻖 㻗 㻘 㻙 㻚 㻛 㻜 㻝 㻞 㻟 㻠 㻡 㻢 㻣 㻤 㻥 㻦 㻧 㻨 㻩 㻪 㻫 㻬 㻭 㻮 㻯 㻰 㻱 㻲 㻳 㻴 㻵 㻶 㻷 㻸 㻹 㻺 㻻 㻼 㻽 㻾 㻿 㼀 㼁 㼂 㼃 㼄 㼅 㼆 㼇 㼈 㼉 㼊 㼋 㼌 㼍 㼎 㼏 㼐 㼑 㼒 㼓 㼔 㼕 㼖 㼗 㼘 㼙 㼚 㼛 㼜 㼝 㼞 㼟 㼠 㼡 㼢 㼣 㼤 㼥 㼦 㼧 㼨 㼩 㼪 㼫 㼬 㼭 㼮 㼯 㼰 㼱 㼲 㼳 㼴 㼵 㼶 㼷 㼸 㼹 㼺 㼻 㼼 㼽 㼾 㼿 㽀 㽁 㽂 㽃 㽄 㽅 㽆 㽇 㽈 㽉 㽊 㽋 㽌 㽍 㽎 㽏 㽐 㽑 㽒 㽓 㽔 㽕 㽖 㽗 㽘 㽙 㽚 㽛 㽜 㽝 㽞 㽟 㽠 㽡 㽢 㽣 㽤 㽥 㽦 㽧 㽨 㽩 㽪 㽫 㽬 㽭 㽮 㽯 㽰 㽱 㽲 㽳 㽴 㽵 㽶 㽷 㽸 㽹 㽺 㽻 㽼 㽽 㽾 㽿 㿀 㿁 㿂 㿃 㿄 㿅 㿆 㿇 㿈 㿉 㿊 㿋 㿌 㿍 㿎 㿏 㿐 㿑 㿒 㿓 㿔 㿕 㿖 㿗 㿘 㿙 㿚 㿛 㿜 㿝 㿞 㿟 㿠 㿡 㿢 㿣 㿤 㿥 㿦 㿧 㿨 㿩 㿪 㿫 㿬 㿭 㿮 㿯 㿰 㿱 㿲 㿳 㿴 㿵 㿶 㿷 㿸 㿹 㿺 㿻 㿼 㿽 㿾 㿿 㸀 㸁 㸂 㸃 㸄 㸅 㸆 㸇 㸈 㸉 㸊 㸋 㸌 㸍 㸎 㸏 㸐 㸑 㸒 㸓 㸔 㸕

虎圈东。《烈士传》曰，秦昭王会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壁一双。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视虎，皆裂血出溅虎，虎不敢动，即是处也”。

⑤ 《史记·吕不韦列传》载：“秦王复迎太后入咸阳”。《集解》徐广曰：“入南宫”。《正义》引《輿地志》云：“秦时已有南、北宫”。《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王乃迎太后于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南宫不只限于甘泉宫，它应是与渭北咸阳宫南北相对的渭南离宫建筑群，南宫是相对渭河北岸咸阳原下的宫城—咸阳宫而言的。

⑥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二十七年“焉作信宫渭南”。《秦会要订补》卷二十四章太炎曰：“案《春秋传》，再宿为信，诗言有客信宿，则信宫者，暂宿之宫。秦都咸阳，本在渭北，故渭南祇暂宿耳”。

⑦ 同⑥ 又《史记·相列传》载：“秦王坐章台见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

⑧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五年……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

⑨ ⑩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2期。

⑪ 陕西省雍城考古队：《一九八二年凤翔雍城秦汉遗址调查报》，《考古与文物》1984年2期；马振智、焦南峰：《薪年、穰阳、年宫考》，《陕西省考古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

⑫ 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

⑬ ⑭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3期。

⑮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⑯ ⑰ 群力：《临淄齐国故城勘探纪要》，《文物》1972年5期。

⑱ ⑲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考古学报》1965年1期。

⑳ ⑳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1期。

㉑ 湖北省博物馆：《楚都纪南城的勘查和发掘》，《考古学报》1982年3、4期。

㉒ ㉓ ㉔ 杨宽：《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探讨》，《文博》1984年3期。

㉕ 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纪要》，《考古与文物》1988年5—6期合刊。

《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㉖ 河南省博物馆新郑工作站等：《河南新郑郑韩故城的钻探和试掘》，《文物资料丛刊》3期，1980年。

㉗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赵都邯郸故城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1984年。

㉘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夏县禹王城调查》，《考古》1963年9期；陶正刚、叶学明：《古魏城和禹王城调查简报》，《文物》1962年4—5期。

㉙ 《管子·策马篇》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